

讀点魯迅參攷資料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

“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说 明

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我们选收了文化大革命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研究鲁迅的资料性文章二十篇，加以适当编排，以供我校工农兵学员在学习鲁迅作品时参考。如有不妥之处，希望同志们指正。

和平区业余大学文科教研组

一九七六年十月

目 录

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	陈漱渝 (1)
鲁迅与“三·一八”惨案	陈漱渝 (14)
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奋然而前行”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写作五十周年	陈漱渝 (26)
鲁迅在北京的教学活动	陈漱渝 (31)
以共产主义者的姿态屹立在北京	陈漱渝 (43)
仙台书简	鲁 迅 (58)
批判旧教育的战斗檄文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 (61)
	北 京 鲁 迅 博 物 馆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鲁 迅 (69)
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进击”	
——读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中山大学中文系《而已集》注释小组 (77)
鲁迅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作的注释	(83)
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	
——读鲁迅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写的校释	戈宝权 (89)
友谊的选择	
——读鲁迅给山上正义的信	唐 骏 (97)
新发现的鲁迅的一首题诗	周建人 (105)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	鲁 迅 (112)

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

——读鲁迅题赠许广平同志的一首诗 …… 舒浩晴(114)

鲁迅珍藏的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

上海鲁迅纪念馆(117)

鲁迅遗物中的一块木牌 …………… 上海鲁迅纪念馆(120)

访问鲁迅的朋友增田涉先生 …………… 新华社记者(124)

增田涉回忆鲁迅 …………… 新华社记者(127)

访内山嘉吉先生 …………… 光明日报记者(131)

鲁迅与女师大的学生运动

陈 漱 渝

一九二三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曾在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任国文系讲师。在鲁迅任教的这三年中，发生过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在教育界代理人的“女师大风潮”。在这一风潮中，鲁迅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青年一边，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向反动营垒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参加并领导了女师大的学生运动。

在女师大学生运动期间，鲁迅写下了大量光辉著作。据统计，这一时期，鲁迅的著作和译作共二百三十余篇。这是鲁迅前期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鲁迅阅读了列宁的光辉著作《国家与革命》的若干章节，认真总结了历史上多次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包括女师大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写出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一重要文献。

鲁 迅 与 女 师 大

在北京宣内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矗立着四排灰砖砌成的两层楼房。在第二楼与第三楼的西侧，有一个小院，院内座落着“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就是从前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所在地，半个世纪以前鲁迅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

女师大的前身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一九〇八年设立，以培养女子小学堂教习为宗旨。校舍于一九〇九年八月开始兴建，一九一〇年七月落成。一九一二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一九年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五月二日改办为女子师范大学。

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女师大进步学生始终继承和发扬了中国青年和中国妇女光荣的革命传统，曾经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情肯定。

鲁迅与女师大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二年。当时女子师范的校长吴鼎昌，思想反动，扬言“女子认识几个粗字，懂得一点裁缝烹饔以供家庭之驱遣足矣”，因而激起了学生的义愤，酿成了一次大风潮。这次风潮，得到了京、津、沪进步舆论的声援。²当时女子师范的学生也争取过鲁迅的帮助。在同年十二月十四日的《鲁迅日记》中，就有“有人寄《女子师范风潮闻见记》一册来”的记载。

一九二〇年，周建人的一个女学生从绍兴来到北京，由师大生物系转入女高师数理系。因为她留的是短发，不能梳成盘龙髻或S髻，当时女高师推行封建教育的秃顶校长毛邦伟竟要将她跟其余三个剪发的同学一道开除。鲁迅闻讯，义愤填膺，跟毛邦伟进行了斗争，并亲自为这位女学生做保人，才迫使学校将她收留。由这一事件产生的感慨，鲁迅曾写进小说《头发的故事》中。

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应许寿裳先生之聘，担任女高师国文系小说史科兼任教员。³同年十月十三日，鲁迅正式来女高师授课。当时鲁迅是一位遵前驱者将令的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是打倒孔家店的一员主将。因此，学生们都为鲁迅的到来而感到欢欣鼓舞。

鲁迅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小说史略》和文艺理论。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时，始终贯穿了革命的批判精神，引导学生通过小说认识社会。有一位女师大学生回忆道：“记得有一次好象是讲到六朝鬼神志怪小说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魔鬼将要向你扑来的时候，你若大惊小怪，它一定会把你吓倒，你若勇猛地向它扑去，它就吓得倒退，甚至于逃掉。’当时我和一个同学说：‘他是要我们勇敢，要我们前进，不要我们畏惧怯懦。’以后看见他许多斗争实践的事实和阅读他的光辉作品，才慢慢理解他当时是在向我们介绍斗争经验，教我们对敌人决不宽容，应当反戈一击，使敌人受伤或致死。”⁴ 鲁迅讲课前完全无需点名，因为连生病的同学都不愿放过聆听鲁迅教诲的机会。

据《鲁迅日记》记载，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鲁迅在女师大讲课约八十次。此外，鲁迅还热情参加了女师大学生的一些课余活动，如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应女高师国文系学生组织的文艺研究会之请，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指出要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就必须进行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用革命的鞭子抽打在旧中国的脊梁上。鲁迅讲演时，礼堂里挤满听众，走廊外也站满其它学校闻讯赶来的人。讲演后，学生公演了《娜拉》，连演三天，场场满座。

在女师大期间，鲁迅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是参加并领导了女师大学生运动。这是鲁迅在教育战线参加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群众斗争。鲁迅说：“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按：指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⁵。研究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的关系，是了解鲁迅生平，学习鲁迅作品，

分析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斗争的最前列

一个女人，扎着白头绳，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象阴影似地在校园内游荡着，她就是杨荫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在北京爆发的女师大风潮，就是由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黑暗统治而引起的。

杨荫榆，江苏无锡人，上海务本学校毕业，留学于日本女子高等师范，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主任。一九一八年四月，杨荫榆又去美国游学，归国后任女高师英语系级任。她是封建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的混血儿，是当时在教育界大搞尊孔复古的黑干将。

一九二四年二月，许寿裳先生辞职。杨荫榆乘机收买了一批主张女人治女校的“唯女权论”者为她捧场，同时卖身投靠北洋军阀政府，于同年二月二十八日被教育部委任为校长。

杨荫榆虽然号称留学生，其实不学无术。比如在《本校十六周年纪念对于各方面之希望》一文中，她竟写出了这样一段奇文：“窃念女子教育为国民之母，久成定论，本校且为国民之母之母，其关系顾不重哉？”。这段话，成为了哄传一时的笑料。因为杨荫榆一贯以“婆婆”自居，视学生为“童养媳”，所以学生辛辣地称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为了配合当时社会上尊孔复古的逆流，杨荫榆极力在教学上兜售儒家黑货。前清的八股腐儒，被杨荫榆重聘为国文系的改文教员；上海滩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她也准备搜罗到学校任课。学生对她的措置不满，她就以“整饬学纪”为名横加镇压。杨荫榆所推行的这种教育，鲁迅曾愤怒地斥之为“寡妇主义”，

并指出这种教育给青年女子造成的灾难，远甚于往日道学先生盘踞教育界的状况。

为抗议杨荫榆在女师大的黑暗统治，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三日，鲁迅退还了女师大的聘书，宣布辞职。由于学生的热情挽留，鲁迅才决定留下来跟他们同壕作战。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杨荫榆无理勒令国文系预科二年级的三名学生退学，辱骂与之交涉的学生代表，激起了全校公愤。酝酿已久的女师大风潮从此爆发。学生把这一场斗争称之为“驱‘羊’运动”。⁷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杨荫榆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校内布置了一个“国耻纪念日讲演会”，无耻登台自任主席。愤怒的学生将她驱逐出会场。为了对学生施行报复，杨荫榆当天下午在西长安街西安饭店宴请党羽，策划了一场新的阴谋。

五月九日凌晨，她在女师大公布处的小黑板上贴出了一张文告，宣布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主要干部刘和珍、许广平等六人开除学籍，勒令离校。同日，她将这一非法决定呈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吁请支持。

杨荫榆对进步学生的迫害，激起了鲁迅的极大义愤。他奋然而起，为学生申张正义。五月十日，在杨荫榆宣布开除女师大六名学生的第二天，鲁迅写了他的杂文《忽然想到·七》，号召青年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在黑暗势力的进攻面前决不妥协，“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鲁迅对女师大风潮的第一次公开表态。接着，鲁迅又应女师大学生的请求，代拟了两份《呈教育部文》，⁸要求撤换杨荫榆。

五月二十一日，杨荫榆召集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借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在杯酒间谋害学生”。当天，鲁迅出席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集的校务维持讨论会，明

确表示反对杨荫榆迫害学生的反动措施。当晚，鲁迅作《“碰壁”之后》，将杨荫榆的阴谋披露于众。

五月二十七日，鲁迅邀集其它六名教员，联名在《京报》发表了《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鲁迅是《宣言》的起草者。《宣言》的发表，明确表示了鲁迅与女师大革命青年站在同一条战线的坚定立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中旬，上海人民在党领导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屠杀罢工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斗争。五月三十日，示威群众惨遭英帝国主义的拘捕、枪杀，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要求学生运动跟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汇合成一股洪流。在党的号召下，女师大学生跟北京其它兄弟学校的学生一道，积极行动起来，勇猛投入战斗。在女师大已听不到上下课的铃声，所有教室都空无一人。学生们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援助五卅惨案！”“为五卅惨案的烈士复仇！”“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等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响彻北京城。她们活跃在街头巷口，讲演募捐，举着“援助五卅惨案募捐队”的旗帜，携带着储钱的朴满，穿过大大小小的胡同，把募捐得来的钱，连同北京革命人民的心意，送给正在英勇斗争的上海工人阶级。

在“五卅”运动中，女师大学潮成为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政府的革命运动的一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同时鼓舞和声援了女师大的进步师生。鲁迅热情赞扬了青年学生在“五卅”运动中表现的革命精神，认为学生运动“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他还欣慰地指出：“今年学生的动作，据我看来是比前几回进步了。”¹⁰

为了破坏来势迅猛的学生爱国运动，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支持、纵容下，杨荫榆拟订了一个捣毁女师大的计划。

七月二十九日，杨荫榆从托庇于美国旗帜保护的“女师大校长临时办公处”钻出来，借口校舍于暑假需大修理，迫令女师大学生全体搬出校外。七月三十日夜半，杨荫榆乘学生熟睡之际，派人在校园偷偷摸摸张贴布告，宣布解散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八月一日，她在反动军警簇拥下，公然打进女师大，紧锁校门，关闭伙房，截断电线，殴打学生，强行解散在斗争中立场最为坚定的四个班，即：大学预科甲乙两部，高师国文系三年级，大学教育预科一年级，以瓦解女师大风潮中的骨干队伍。

目睹女师大学生的无辜受戮，鲁迅怒不可遏。八月一日晚，鲁迅应学生请求，在女师大教务处值夜，为学生作证，堵塞杨荫榆辈散布的女师大“男女学生混杂”的无耻流言。八月五日，鲁迅作《流言与谎话》，揭露杨荫榆以造谣的卑劣手段歪曲“八一惨变”的真相。八月六日，鲁迅作《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一文，指出：杨荫榆自己先设立一个梦境，而即以这梦境诬人，充分暴露杨荫榆的可恶和卑劣。由于女师大进步师生坚持斗争，北京各界人民大力声援，北洋军阀政府被迫撤走围困女师大的军警，恢复水电供应，并宣布允许杨荫榆“辞职”，调教育部另行任用。八月十三日，女师大正式成立校务维持委员会，由教员九人，学生十二人组成，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被推举为校务维持会委员。

但是，敌人并未停止对女师大进步师生的压迫。八月十日，段祺瑞执政府秘书厅颁布女师大停办令。八月十七日，教育部决定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由教育总长章士钊亲任女大筹备处长。受章士钊委派，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张百昭带领武装巡警及教育部部员，先后三次强行接收女师大。

八月十九日晨八时许，刘百昭率武装巡警及教育部部员第一次强行接收女师大。他入校后，张贴布告，宣布女师大“业经令行停办”，并派警察“在校外严加防御”。女师大学生据理力争，刘百昭始而调戏学生，继而行凶打人。由于北京各团体各校代表闻讯赶来，他才逃之夭夭。

八月二十日下午七时，刘百昭率军警流氓第二次打进女师大，冲入学生寝室，翻箱倒匣，搜查抢劫，又闯进学生自治会办公室，将函件文具席卷一空。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刘百昭率军警、男女流氓数百人第三次打入女师大，他们或十余人挟一女生，或七八人挟一女生，拳足交加，强拖出校。男女流氓把学生拖到街心后，又将她们押进停放在教育部街和参政胡同的几十辆汽车中，一直运往报子街六十九号女师大附设的补习科。此次事件，女师大学生受伤多人，重伤两人，失踪七人。

北洋军阀政府在阴谋解散女师大的同时，对鲁迅软硬兼施，横加迫害。他们开始派人对鲁迅说：“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校长。”接着又用流言中伤，诬蔑鲁迅“鼓动学潮”，“谋做校长”。收买中伤全落空，教育总长章士钊就直接出面以鲁迅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为理由，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段祺瑞免除鲁迅教育部金事的职务，十三日段祺瑞明令照准。

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鲁迅抓住章士钊倒填日月，篡改事实的行为，于八月三十一日往平政院对章士钊提出了诉讼：“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鲁迅正义凛然地宣布：“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¹²

鲁迅的正义斗争，得到了进步舆论的广泛支持。八月二十四日，许寿裳等人发表了《反对章士钊宣言》，抗议北洋军阀政府非法免去鲁迅的职务。教育部的不少部员也提出辞职以示声援。鲁迅坚决的斗争，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公开认输，重新恢复了鲁迅的职务。

八月二十七日，被解散的女师大在报子街补习科设立了临时办事处，与北洋军阀政府一手炮制的“女子大学”壁垒分明地展开斗争。鲁迅跟其它三十多名教员一起，接受了被解散的女师大的聘书。鲁迅不仅宣布义务授课，而且提出将他的课时增加一倍。从九月十三日开始，往女师大临时办事处报考的新生络绎不绝。九月二十日，鲁迅亲往外国语专门学校为女师大新生的入学考试监场。入学考试中的博物试题就是鲁迅出的。

经过近一月的筹备，女师大在西城宫门口里南小街宗帽胡同十四号租了一所房子，开辟了六间教室，作为临时校舍，又在附近另租一屋，作为新生宿舍。学生还特意为鲁迅安排了一间有地道的房间作办公室，以备紧急情况下安全转移。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女师大在宗帽街胡同校舍举行了开学典礼，到会者有教员、学生、各团体代表及学生家长共二百余人，在开学典礼上，鲁迅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演。他说：“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致灭亡，但看今天有许多同学教员来宾，可知压力是压不倒人的。”¹³

十一月，北方革命群众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段祺瑞卵翼下的政客惊恐万状，纷纷化装逃往天津。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五时，鲁迅带领女师大学生由宗帽胡同出发，步行返回石驸马大街女师大原校舍。学生砸烂了章士钊亲笔书写的女子大学招牌，宣布光复女师大。反动派并没有因为暂时受挫而停止他们的捣乱破坏活动。十二月十四日，“北京女子

大学”沿袭杨荫榆的故伎，在蕙英番菜馆宴请女大学生家长及所谓“北京教育界名流”。在饭局上，一个以援助章士钊创办的女子大学为宗旨的“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成立了。十五日，“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又摇身一变，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参加“后援会”的骨干大多是被北洋军阀政府收买的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因此被称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为了还击“正人君子”之流的挑战，鲁迅写出了《碎话》、《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等杂文，揭露他们反动的政治面目与无耻的骗人手法，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鲁迅和女师大进步师生的英勇斗争，迫使段祺瑞政府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明令恢复女师大。

痛打落水狗

当着阶级斗争激烈，革命人民向着反动派进击的时候，反动派的爪牙们总是钻出来掩护反动派的退却。他们摆出一副折中公允的面孔，花言巧语，劝说革命人民怜惜敌人。在女师大学生运动取得胜利，“五卅”运动揭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资产阶级走狗文人周作人、林语堂之流跳了出来，鼓吹“宽容”。五卅惨案爆发后，周作人宣扬“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宽容”，胡说“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之养成”。恶毒地把投身于反帝洪流的革命群众比做“武断专制”的皇帝，扬言要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符咒使他们“脱离野蛮”¹⁴。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语丝社的部分撰稿人召开了一次茶话会，会后，孙伏园撰写了题为《语丝的文体》的通讯，主张扩大语丝的范围，留意登

载“那种替政治问题做背景的思想学术言论”。¹⁵半个月后、周作人这个一贯标榜“最不喜欢谈政治”而“最喜欢谈中庸主义”的资产阶级文人写了《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初次抛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主张费厄泼赖fair Play。¹⁶十一月三十日，正是女师大学生胜利返校的日子，周作人又心怀叵测地写出了《失题》一文，说什么“况且‘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他把在革命群众运动高潮中暂时避匿的段祺瑞之流比做“落水狗”，主张革命人民“一笔勾销”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旧仇，跟敌人拱手言欢：“以前的事情我们不必再提罢”。¹⁷另一个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立即出来呼应。十二月八日，他抛出了《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大肆为周作人捧场，极力鼓吹提倡“费厄泼赖”精神，妄图用“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的反动说教捆住革命人民的手脚，掩护一时失利的阶级敌人从容退却，养好创伤，卷土重来。

为了扫荡周作人、林语堂之流散布的毒雾迷尘，鲁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一期。鲁迅总结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揭示出阶级敌人不可改变的反动本性，阐明了革命人民在对敌斗争中所应采取的原则立场，提出了“痛打落水狗”这一永不磨灭的革命原则，给折中主义、“中庸之道”以极为深刻有力的批判。基于对阶级敌人反动本性的深刻认识，鲁迅在文章的结束谆谆告诫革命人民：“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鲁迅批评了女师大这一面还有些“费厄”气味，指出这种弱点只能被敌人利用来替他们的“遗泽”保镖。阶级斗争的进程完全证明了鲁迅预见的正确。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不久，女师大第二次被反动当局接收，

触目惊心的复辟情景就在女师大出现了。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的发表，标志着鲁迅思想上正酝酿着一次飞跃。

注释：

1. 参阅《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暂行章程》，《国立京师大学校女子第一部一览》，《国立女子学院师范大学部周刊十八周年特刊》。
2. 今之伤心人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最近大风潮闻见记》，一九一三年《妇女时报》九至十一期连载。
3. 女高师给鲁迅的聘书，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4. 孙尧姑：《回忆北京时期的鲁迅先生》，《山花》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5. 鲁迅：《华盖集》，第一二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七三年版，以下所引鲁迅著作均为七三年单行本版。
6. 《京报副刊》二十二号，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7. 参阅《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第二次驱杨宣言》，载《驱杨运动特刊》。
8. 原件存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集刊载。
9. 鲁迅：《华盖集》，第八十五页。
10. 鲁迅：《两地书》，第七十六页。
11. 鲁迅：《坟》，第二〇九页。
12. 鲁迅：《华盖集》，第九十四页。
13. 《女师大开学盛况》，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京报》。
14. 周作人：《黑背心》，《语丝》第三十一期。